主编:文天心 责编:曹 晖 执编/版式:杨 铭 美编:倪海连 投稿邮箱 a84655106@163.com

李淑芳是原哈尔滨东站客运 车间售票室的一名售票员。

1992年,我是一名刚毕业的大 学生,售票室是我工作见习期的第 一站。我戴着眼镜一说话就会脸 红,用尽全身力气才推开售票室的 大铁门。

李淑芳是售票室的值班员,是 全局劳动模范。她四十多岁,脸庞 方正,面孔微黑,大眼睛,说话大嗓 门,笑声爽朗。她梳着齐耳短发, 脸上没有一点脂粉。她管我叫孩 子,说我和她当运动员的女儿一般 大。她像老鹰护着小鸡雏一样搂 着我的肩膀,告诉那些售票员:"谁 也不许欺负孩子。""都要和孩子好 好说话。"她帮我把肥大的铁路制 服改得合身好看,她教我怎么快速 一气呵成地完成收钱付票找钱这 一工作流程。

每到职工发放劳保用品的时 候,李淑芳就帮我拿到一块肥皂或 者一袋洗衣粉,她和其他同事说: "匀出来一点东西给这孩子。"中秋 节的时候,还帮我要到了一份车间 在册职工才能分到的月饼。我管 她叫"淑芳姐",我总是从她身上感 受到母亲的味道,

见习期结束的时候,我以李淑 芳为原型写了一篇散文《地丁花》, 这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并获奖,很 多人因为这篇文章记住了那位"在 外国人面前,你代表中国。在中国 人面前,你代表铁路"的普通售票 员。我也因为这篇文章走上了文 学创作的道路。

三十多年过去了,哈尔滨东站 早已成为我工作履历表上的一条 记录。李淑芳已经退休很多年了, 我们再无工作生活交集。我的写 作道路已经走得很远,我的笔下出 现了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故 事。我差不多已经忘了那篇名为 《地丁花》的散文,也忘了我曾经写

过一个叫做李淑芳的售票员。 2023年一场读书分享会上,我 遇到了一群年轻的火车司机和列 车员,他们身着时尚得体的铁路制 服,他们眼里饱含着信念和力量, 他们像初春的花朵,迎风绽放。

我在几十篇文章中精挑细选, 最后把散文《地丁花》作为唯一篇 目分享给了年轻的文友们。

三十多年过去了,出行方式和 购票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网 络购票已经完美覆盖了出行生 活。人们已经忘记了火车站候车 室的人山人海的排队,忘记了慢火 车上"香蕉苹果烤鱼片"的叫卖声。

何

贵

一 只

笔,立身还

凭四壁书",

我似乎感受

到中国书法

的魅力,和

昌贵兄的古

当我重读这篇文章时,我又看

到了哈东站售票室十几个售票窗 口同时亮起的灯光,看到窗口后边 十几张微笑的面孔,看到了李淑芳 坐在值班窗口,大眼睛暖暖地注视 着买票的旅客。这小小的售票室, 这无数个售票员,是多少人归乡途 中的驿站,是多少人奔向诗和远方 的起点。

李淑芳,她站在中国铁路来 时的路上,遥望着今天,暖暖地笑 着……

有多少李淑芳和她的同事们 在中国铁路从过去通往未来的道 路上,做了一朵小小的地丁花,默 默开放在车轮滚滚前行的路边。

今天这群年轻的铁路职工,他 们在文字中重逢了李淑芳,他们紧 紧拥抱旧时光里走来的李淑芳。

"如果见到李淑芳,我真想为 你买一张火车票。"

"三十多年过去了,李淑芳在 这篇文章里还是阳光灿烂。好像 我的母亲,我的父辈,我的兄长,我 的老同事。

读书会要结束的时候,文友们 送上了一束鲜花,我手捧鲜花,想 起了从前五一劳动节劳模大会上, 李淑芳手捧鲜花,笑得阳光灿烂。

淑芳姐,你在哪里,我要把这 束鲜花送给你。

想念李淑芳

她站在

中国铁路来

时的路上,

遥望着今

天,暖暖地

笑着……

张静梅《霞光下》 木版油套 30×40cm

女儿从放学的人流中朝我 跑过来的时候,就像一只小鸟翩 然地飞了过来,随即落在我的枝 头,开始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我有些惊讶地看着女儿,接过她 的书包,背在肩上,比从前沉了 很多。

这些年,我接女儿放学的次 数屈指可数,好在还可以送她上 学。每次,我都是看着她背着偌 大的书包走进校门,找到自己的 班级,排队进入教室。晚上,再 看到她时,她已经进入了梦乡。 这些年,我看到最多的就是女儿 的背影,好像只有在她睡着的时 候,我才可以长时间地端详着 她,那张一点点圆润起来的稚嫩 脸庞,偶尔也会因为梦境的纷扰 而愁眉不展。

□闫

母女

两个心平

气和地说

话,这样的

时刻,我记

着,我写下

来,就会定

格成永远

吧。

这些年,我和女儿在很多方 面都是疏离的,她就像那些挤挤 挨挨向天上涌去的树木的枝叶 一样,奋力地把手伸到空中,想 要抓住那些阳光和雨水,然后跟 着云一起打盹,去等待鸟叫和虫 鸣来把她叫醒。而我更喜欢一 头扎进泥土里的树根。小时候, 我问过父亲,那些或粗壮或柔弱 的根须在黑暗的泥土里到底找 到了什么,才可以让它们一往情 深地舍弃地面上的生活? 父亲 看着他手里的矿石样本,温和地 说:"地面上有什么泥土里就有什 么,比如你妈妈无意间掉落的一 根针,我曾经给你讲过的一个童 话,你伤心时流下的一滴泪……"

几个比女儿大一些的少年 打闹着从我们身边跑过,他们背 上大大的书包随着跑动的节奏 一上一下地跳跃着,像一条街的 心脏,他们的笑声恣意欢畅,丝 毫没有成长的恐慌。我猜测不 出他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是 在挫折中不断重塑更高的自己, 还是会舍弃真诚来迎合既定的 规则?这时候,刚刚跑过去的一 个少年突然停了下来,转过身, 向着我和女儿的方向不断地招 手,我们的身后立刻响起了纷乱 的跑步声。我拉着女儿赶紧躲 闪,匆忙间,后背就靠在了路边

的一棵榆树上。 这些年,每天早上我都会和 街角的这棵榆树互问早安,让一 颗心沐浴在那吻过田野与河流 的风里。而当我在月光下,带着 满身的疲惫回到这里,一步步走 近榆树的时候,又会经常产生一 种错觉:月亮生产药剂,也生产 糖果,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心灵一 样,有苦,也会有甜。

女儿把我拉到榆树的旁边, 帮我拍打衣服上的灰尘,还不停 地问我有没有磕到哪里,疼不 疼,那关切的样子让我非常不习 惯。这些年,我们已经熟悉了彼 此的漠然。最初,我会故意和她 说话,挑她的错处,甚至气急败 坏,而她只是沉默着,或是悄悄 地流眼泪。现在,她长大了,我 也不再多言,一次次话到了嘴 边,又被无声地咽了回去。

这时候,几个邻居阿姨拎着 刚头的蔬菜,有说有笑地经过这 里,看到我和女儿,你一句我一 句地和我闲聊起来。回过头,看 到女儿伸出双臂想要把这棵榆 树抱住,却怎么也抱不住。几次 努力之后,终于还是放弃了。她 看着树干上挂着的那块"古树名 木"的牌子,若有所思地对着榆 树说:"你还记得那年夏天我在 这里放飞的那只小麻雀吗?"

这些年,女儿从来没有和我 说过她与小麻雀的故事。我不 知道,那只小麻雀在女儿心中到 底意味着什么,我不曾问过她, 她也没有告诉我。我同样不知 道,女儿在这棵榆树下发现那只 受伤的小麻雀时,是怎样把它抱 回家的,又是怎样给它上药和包 扎的。在幼小的女儿一个人面 对生活中突如其来的境遇时,我 却毫不知情,这样失败的记忆如 何不让我羞愧?

女儿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折 叠得很精致的纸条,有些迟疑地 递给我。我打开,上面写着—— 放学后在街角的榆树下等我。 没有署名。我问女儿等不等,她 说不等了,她知道是谁。她拉着 我穿过马路,进了一家仓买,从 冰柜里拿了两个冰淇淋,对我 说:"你付钱。"我和女儿站在仓 买的门前吃冰淇淋的时候,榆树 下有个阳光帅气的少年正在路 对面望着我们。"可以做好朋友, 一起努力学习。"我故作镇定。 "我没听错吧?"女儿瞪大了眼 睛。然后,她笑了,我也笑了。

母女两个心平气和地说话, 这样的时刻,从前没有过,却转 瞬就消失了。我记着,我写下 来,就会定格成永远吧。这时 候,一阵风从我们身边吹过,是 甜的。

毋庸置喙,书画界是名利 场,作为书家,为名一生,也为 名所累,但昌贵兄一路走来却 似一潭清流,少染尘俗。

何昌贵,字泊远,号三境斋 主,6届中国书协理事,隶书专 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艺术研究 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曾任黑 龙江省书协副主席,佳木斯市 文联和书协主席。

昌贵兄是军人出身,在军 旅就是秀才,我们是同一个军 的战友。那年总部机关一首长 来部队调研,首长喜欢书法,军 首长点名调在旅任政治部副主 任的何昌贵来陪同工作。其 间,首长对他的书法篆刻及为 人颇为赏识,他却不愿"恋栈", 匆匆返回了部队。自那时我们

结下金兰之交,经常交 流文字与书艺。

令我没想到的是, 1996年他执意放弃提升 职务的机会,复员到地 方青少年书法报社工 作,专注研究书法。从 编辑到社长兼总编,在 这个"不冷不热"的板凳 上竟坐了18年。

何昌贵成名较早, 1985年首届全国钢笔书 法大赛他摘得一等奖, 部队给他记了二等功。十年磨 一剑,1995年他的毛笔书法在

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大展中又 获"全国奖",从此声名鹊起。 昌贵兄真草篆隶皆通,尤 其隶书在全国书坛颇有影响 力,并多次担任国展评委。曾 有人进言,为何不去北京或省

城发展,以图大业。昌贵兄却 不为所动,依然安于边城佳木 斯,办他的报纸,研究他的书 法,同时培养了一大批书法学 子,《青少年书法报》也办得有 声有色。 一次与昌贵兄交谈中,我

调侃他"小富即安","酒香不怕 巷子深,是传统社会的真理 现在是市场经济,你得会包装 炒作自己,不能偏安于一隅 呀!"而他不以为然。我深知昌 贵兄不擅此道,他为人低调,不 肆张扬,待人真诚,但从不高攀 富贵,滥交朋友。

有一年我与我的年轻同 事,去佳木斯市拜访昌贵兄。 返回途中那位同事说:"见何老 师面相沉静淡定,言谈举止有 节有据,乃真君子也。"

的确,昌贵兄有格有品。 从他的工作室可窥一位书家的 追求与修养。案头一棵青竹萧 然一室,笔砚楚楚,四壁图书, 古帖置案,古琴横窗,有一尘不 染、世外桃源之境。昌贵兄有 "翰墨许知音"诗句,清兴忽来, 常以书作酬友,不计得失。

我曾同一位卓有成就的青 年书家谈起何昌贵的书法作品 润格,他说凭他的名气和影响 力,润格要得太低了,有时还不

要钱。相比之下,我想起当年 在部队时,我们帮建驻地一所 残障儿童学校,想请当地一位 书家题写校名,没想到,这位书 家开出了天价润笔,令人瞠 目。在这方面,昌贵兄的古士 风雅令我感佩。

三境斋是昌贵兄的工作 室,室内有三块匾额,一是启功 所题写,另一个是段成桂所题, 第三个是任宗厚题写。"三境 斋"取自王国维《人间词话》中 治学的"三种境界",可见昌贵 兄以古为徒,将此治学三境界 奉为圭臬,修身进学。

游寿先生为他题写"剑气 冲神兮 笔光留人间",期许他 的书法传世久远。罗继祖先生 为他题写"勿傲勿暴勿怠 宜和 宜静宜庄"的条幅,他常以此修 正品德。

室内还悬挂着一幅隶书名 家刘文华的"养喜神"三字精 品,语出明代洪应明所著《菜根 谭》。原典为:"福不可徼,养喜 神以为招福之本;祸不可避,去 杀机以为远祸之方。"

刘文华与何昌贵同为隶书 名家,又是好友。他见我喜欢, 便取之相赠。我说请你写一幅 送我便是,君子岂能夺人所 爱! 他坚持送。去年底惊悉刘 文华先生仙逝,我们都很悲 伤。如今,昌贵兄送我的这件 "养喜神"仍置于我的客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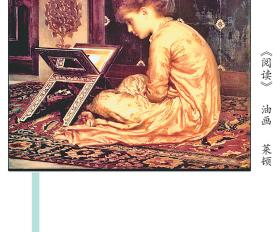
"举家全仗一只笔,立身还 凭四壁书",欣赏三境斋中的一 书一画,听昌贵兄问学于先生 们的往事,我似乎感受到中国 书法的魅力,和昌贵兄的古风, 他的文气和儒雅

昌贵兄年愈七秩,依然笔 耕不辍。他常将自己的诗作发 给朋友欣赏。不久前,昌贵兄 又发来近作诗《求闲》一首:"尽 日临池游戏间,兴来说梦也清 闲。尝遍红尘名利苦,衰颜依 旧效柄贤。'

昌贵兄通晓格律,写过上 百首古体诗,我劝他结集刊行, 最好是自己手书,他一笑应之。



何昌贵书



我为书》 □兵姐

平生两大喜好,一是扮靓,二是读书。 第一次真正拥有一本心仪已久的书 是在初中一年级。当时我经常在一家很 小的新华书店里面驻足,只有这里可以呼 吸到一丝外来的清新空气。新书只能摆 在架上,不许随便翻看。我相中了其中的 一本——《老舍全集》第九卷。1983年,在 小城能够看到老舍著作已经很不容易了, 虽然只有第九卷。

就读的中学离家很远,每周爸爸给五 元钱买午餐。这本书是九块三毛钱,相当 于我两周午饭钱。怎么办? 我一次次往书 店跑,当还剩下两本书时,终于没人买了。 一周多没吃午饭,又向姐姐要了点钱,终于 可以买了。我把架上的两本书反复比较 拿起这本又换成那本,连卖书的也帮我挑 了好久,知道我买这本书相当的不容易 课余时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着,老舍写 得真好啊,语言幽默精炼,老北京这样啊, 新北京又什么样呢?一本书,已经为一个 少年开启了通向外界的窗口。

好容易中考结束,我跑到市图书馆办 了社科借阅证,第一次就借回茅盾和鲁迅 的几本大部头,搂着书往家跑,那个高兴 劲儿就像捡了钱包一样。

初三暑假的一天,姐姐拿回三本书 说是从她同学辛晏姐那儿借来的。我趁 她不注意偷偷翻开一看,竟是《红楼梦》 为了在规定时间看完这三本书,天知道我 是怎样恭维服侍姐姐的。我用小本把金 陵十二钗每个人的名字、判词,每个章回 的题目,每首诗都抄录下来,觉得自己为 这本书牺牲都值。后来姐姐又搞到一本 《儒林外史》,坚决不让我碰。我半夜趁姐 姐睡着了把书偷出来,用一个小药瓶装上 豆油,做个纸捻,然后蒙上棉被在被窝里 看。这是从那些革命战争题材连环画上 学来的。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首先油灯 亮度不够,其次油烟很重,弄得我没看几 行就把姐姐折腾醒了。她把书抢去,并扬 言要告状,直到我求饶才罢休。

此后我只要有闲钱,都要买大抱的书 回来。同学和朋友们知道我是这方面的 "败家子",纷纷来借阅,当然还回的寥寥无 几,有很多好书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很是可 惜。所以我现在从不向别人借书,都是打 听好出版社自行邮购。夺人之爱,不论对 施者和受者,滋味都是很难受的。后来书 价陡涨,无奈之下买些盗版回来补剂。《苏 童全集》就是在早市买的盗版,回来一读全 不对味,就像吃了爬过苍蝇的食物一样 贵就贵点吧,还是要读正版的。

为了淘到好书,我上网查,给各出版 社打电话,发动各地的朋友,大家知我的呆 子癖好,也都笑着帮忙。当我捧着泛着墨 香的高尔泰、叶浅予的新书一页页欣赏时, 真有点年轻时和老公谈恋爱的感觉

家里到处都是书,老公的法律读物被 我放到书架最上层,他多次提出抗议无果, 把书搬到办公室去了。家里就成了我的书 的世界,文学的居多,还有一些哲学方面 的。宝贝女儿出生后,我的那些书难免不 遭涂鸦厄运,当然撕页是不允许的。

我的客厅的小床上堆了半床书,经常 是看到半夜睡着了,灯都忘了关。老公因 此照会,每月的稿费见罄,每月的电费却不 少涨,回家不管孩子不干活,这叫过日子 吗? 我的态度是极好的,只要让我看书怎 么的都行。

读得较多的是中国近现代名家名著 再就是新闻类工具书,还有国内外漫画大 师的漫画。雨雪天看书最有情趣,仿佛集 天地灵气于一身,而每每有灵魂出窍、物我 两忘的境域。我资质鲁钝,扑克麻将电玩 一样不会,性格又喜静,与书相对的时光没 有烦恼,并且可以自由地选择今天和哪 本书多待一会儿,明天把哪本书撇在脑 后,岂不美哉,乐而忘忧。

有次公出去北大南门的风入松书店 购得一本戴敦邦绘制的《老上海,小百 姓》,如获至宝,可惜行李太多,只好放到 同事包里,却不料被同事在候机时遗 失。回来后马上给书店打电话,还剩最 后一本,答应马上给我邮来,这才一块石 头落了地。同事们一般都不向我借书 了,一来没人欣赏我的情调,二来受不了 我的那些叮嘱。当然我也不敢轻易露 富,怕我的那些宝贝不再属于我。

微信来了,电子读物多了,全媒体时 代对愿意学习的人大开方便之门。友人 教我到网上淘书,省时间又便宜。我对 新鲜事物一向来者不拒,但留与读书的 时间从来没少过。智者爱山,仁者爱水, 不及山水者,爱书。

·前周尹吾見答氣傳说老子過品谷周 冷野 着 着 看 图 · 音 图 图 · 音 图 图



更多内容 龙头新闻 i请关t 入注 P妙赏频道